

未竟鬼鏡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初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著者

江都李涵秋

校訂者

丹徒何俊甫

印刷者

國華書局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分售者

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馬路四

國華書局

全五冊

定價大洋二元

社會小說 魅鏡 下集三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八回 拾墜歡敗子回頭 誤自由嬌娃失足

從香溫玉軟之中忽聞駭浪驚濤之語也不知道那天公故意同袁大少惡作劇呢也不知道是作者無端用此奇險之筆好借此收束上一回情事在這個當兒無論袁大少要問一問緣故便是讀書諸君必定也替他懸着心兒巴不得高貴趕緊說將出來誰知那個高貴偏生不肯明說搶近了一步附着錦春耳朵倉倉皇皇囁嚅不曉得他告訴錦春是些甚麼在下罰得誓真個不會聽得清楚恐怕那個王大金玉離着袁大少的身子不過三五尺袁近你便跑過去問他可會聽見不會他一定也要搖着頭說是不曾聽見這可真要將人糊塗煞了但是他們的言語雖然瞞得住人至於他們臉上的氣色却是瞞不住人的噫只見高貴說完了那句話不住的用手按着心口喘得上氣有些不下氣再講到錦春呢錦春的面目一霎時變了顏色血輪停滯像是一

層極冷極厚的嚴霜罩在他尊龐上面。舌頭又硬又短。要說也說不出甚麼。呆的怔了半晌。好不容易掙出一句。向高貴說道。快去預備轎子。我立刻同你回廟。高貴不敢遲緩。連扒帶滾。下樓伺候去了。王大金玉不識時務。忽然聽見錦春要走。不由吃了一嚇。可憐他這時候已是雲鬢半鬆。酥胸微露。倚在床欄干上。正用着一幅羅衾。將下半截嬌軀輕輕掩覆着。更顧不得甚麼忙掩了掩貼身短衫。倏的跳得下床也。斜着星眸望錦春笑攔道。哎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少這般着急。無論怎麼樣。大少耽擱這一夜。再轉回去。不遲像這半夜三更。忽然將大少放得走了。別人不知道。一定將牙齒要笑掉了。呢便是我媽聽見也要將我罵個臭死。他不說大少有事。他還疑惑我得罪了大少。大少替我想想。怎可去得……說着。便斜簪着身子。將柳腰扭了扭。倒入錦春懷裏。粉靨微紅。那眼波裏。早汪汪的溶着一泓秋水。說也奇怪。若在平時。袁大少對着那柔情媚態。莫說他兩條尊腿本來有點毛病。行動不大方便。便算他腿腳再積伶些。

到此也該將機就計。包管要重行釘住了。那裏知道袁大少決意不肯留戀。輕將王。大。金。玉。推過一旁。勉強陪笑說道。你不用錯會我的意思。委實有點小事。回廟走一走。立刻轉來陪你。況且這時候也不過剛近三更。耽擱一會兒。往返儘來得及。一面說。一面在懷裏掏出一枚金錢小表。將那長針指給王。大。金。玉。瞧看。王。大。金。玉。轉弄得沒了主意。只憨憨的笑道。你若是哄我呢。我打發人跟你同去。去了之後。依舊叫他押着大少一路到我這裏看。可用得錦春想了。想笑道。這又做甚麼呢。我又不是犯人。押來押去。還怕我逃跑了不成。王。大。金。玉。也笑了。只得望着錦春一步一步的下樓。許多僕役也猜不出緣故。只是指點點點的在背後議論。錦春心忖。意亂匆匆的跨入轎裏。兩個轎夫抬起來。飛跑。珠兒先前本躲在門房裏打盹。被高貴打了一個耳刮子。方才驚醒。此時隨同高貴大家往江楓寺走來……著書的講了這一大篇話。究竟高貴走報的是一件甚麼要事。錦春聽了。何以如此着急。累諸君在此替他們打這樣悶葫。

蘆倒委實抱歎得很了。好在他們在路上還有一會兒耽擱。趁這閒暇功夫。先來補敘一番。到還有理俗語說得好。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大凡背了晦的人。做出事來。着實有些顛顛倒倒。譬如袁錦春眼巴巴的望着家裏寄款。好不容易瞧到五六百元。論這區區數目。原不穀自家在那花天酒地裏揮霍。若是知道安分的。便在這江楓寺裏靜養幾天。有何不好。偏生他雄心未死。得了這銀子。無端的又高興起來。先捧出許多買囑。那徐俊珍替他牽馬吃了番菜。又去嫖院。主僕三人一同出外。並不曾有人看守門戶。及至高貴回廟安歇。那兩扇山門已是關閉得緊緊的了。撲通撲通敲了好半晌。方才出來一個香伙。將門開放。讓他進去。一路黑魃魃的。連一星兒燈火都沒有。高一脚底一脚。摸到後面。尋着火柴。將煤燈點亮。剛跨入錦春那一間臥室。不防脚下一絆。一個躡踵跌了好幾步。遠高貴喃喃的罵着。再低頭望了望絆脚那件東西。原來是一個皮箱。銅鎖扭落在地。箱蓋子大敞着。高貴覺得不好。嘴裏已經連珠

價叫起苦來按定心神將箱子檢點了一番不但那許多鈔票不翼而飛還有些值錢的衣服一概都搜括得乾乾淨淨內裏祇剩了兩本舊小說同幾枝用壞了的毛筆高貴這一驚可是不小直着喉嚨一路喊得出來喊得聲嘶力竭也沒有人來答應順着道兒尋了和尚住的那所方丈房門虛虛掩着床邊放了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只見有一個肥大和尚睡在竹榻上袒胸露腹兩條毛腿蹺得高高的隱約聽見他在那裏打鼾高貴連推帶搯將那和尚搖醒告訴他彼竊的話那和尚揉了揉眼睛跳起來問道誰被竊了被竊的物件在那裏呢高貴急得向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嚷道在那裏呢果然在那裏倒不尋你來講話了你是廟裏的住持鬧出這樣禍事來你還粧做朦朧快快起來替我們查點我去報信給我們大少去了圓淨下床合掌說道阿彌陀佛我們是出家人戒律上第一怕犯偷盜高貴這時也不暇同他講話逕自跑去稟告錦春若在平时這幾百洋錢原是不算做甚麼無如錦春剛在窘鄉好容易盼

來這筆款項。方且張大其詞。仍想徐俊珍幫着他在蘇州出一出風頭。稍抒雙
 雙看待他這一番悶氣。忽聽見這意外變故。你叫他怎生不會着急。所以連夜
 的跑回廟裏。匆匆走入房間。那張煤燈依舊半明不滅。錦春再向床上望了望。
 還有一個小皮包兒。也不知去向。坐定下來。惟有唉聲嘆氣。也沒有一個主見。
 珠兒也是白翻着眼。站在旁邊動也不動。高貴急道。和尚呢。難不成他又睡覺
 去了。好好出了這樣事。他轉置身局外。那還了得。等我。我去。拊他出來。……高貴
 話還未完。誰知圓淨正躲在階檐底下。瞧着風色。聽見高貴要來尋他。他忙放
 下滿臉笑容。忽忽走至錦春面前。剛待行禮。高貴氣憤憤的指着他說道。難道
 你們都睡死了。這賊是打那裏進來的。快說。快說。圓淨也沒分辯。只笑說道。阿
 彌陀佛。高貴又道。你既然指不出這賊。可想這賊定然同你是一路偷去的。賍
 物。便着落在你身上。交還圓淨。依舊笑道。阿彌陀佛。高貴向他臉上啐了一口。
 罵道。你儘念佛。有甚麼中用。圓淨又道。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說完這

話。老。直。撇。撇。的。站。着。高。貴。怒。極。伸。手。便。向。他。臉。上。打。了。一。掌。圓。淨。用。手。摸。了。摸。笑。道。南。無。耳。光。王。菩。薩。摩。訶。薩。……剛。在。廝。纏。着。珠。兒。也。喊。起。來。說。前。兩。天。買。了。一。雙。新。鞋。子。放。在。自。家。床。下。如。今。也。沒。見。了。不。由。分。說。跑。過。來。認。準。和。尙。腰。眼。裏。拍。的。一。拳。圓。淨。將。頭。扭。過。來。笑。道。南。無。彌。勒。佛。菩。薩。摩。訶。薩。……高。貴。見。他。十。分。慇。懃。罵。他。他。也。念。佛。打。他。他。也。念。佛。怒。從。心。起。便。借。同。珠。兒。一。齊。上。前。拳。脚。交。下。圓。淨。也。不。躲。閃。也。不。還。手。疼。痛。不。過。時。候。他。還。是。合。拿。念。着。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千。手。千。脚。觀。世。音。菩。薩。錦。春。忙。攔。着。說。道。你。們。儘。打。他。則。甚。算。我。晦。氣。罷。了。不。要。再。弄。出。別。的。岔。枝。兒。來。好。和。尙。你。回。方。丈。去。罷。圓。淨。巴。不。得。這。句。話。早。一。溜。煙。跑。得。沒。有。縱。影。其。時。已。是。夜。深。初。秋。天。氣。東。方。容。易。發。白。主。僕。三。人。將。什。物。擄。掇。擄。掇。彼。此。面。面。相。覷。又。不。便。再。行。入。寢。大。家。挨。到。天。亮。依。高。貴。主。意。便。勸。錦。春。寫。帖。子。去。報。官。說。和。尙。窩。藏。賊。盜。務。要。追。回。贓。物。錦。春。冷。笑。道。失。物。經。官。餘。財。未。盡。我。雖。然。是。個。失。主。至。於。進。了。那。座。衙。門。少。不。得。上。

上。下。下。還。要。打。點。些。使。費。這。款。子。又。從。何。而。出。我。的。朋。友。雖。是。不。少。然。而。只。有。人。撈。摸。我。的。我。想。向。人。家。開。口。借。貸。那。就。難。了。……錦。春。說。着。便。從。懷。裏。掏。出。一。束。紙。捲。攤。在。桌。上。點。了。點。數。目。冷。笑。道。幸。喜。我。晚。間。多。帶。了。幾。張。鈔。票。除。得。送。給。徐。少。爺。而。外。此。處。還。多。着。十。幾。塊。錢。沒。有。別。法。停。會。子。帶。向。車。站。上。買。票。罷。高。貴。問。道。難。道。大。少。便。想。回。去。不。成。錦。春。嘆。道。不。回。去。做。甚。麼。呢。我。此。時。夢。已。醒。了。少。奶。奶。好。意。瞞。着。太。太。他。們。拿。錢。來。救。我。的。急。不。料。我。沒。長。進。沒。福。消。受。不。曾。隔。了。一。夜。依。舊。弄。得。乾。乾。淨。淨。若。再。迷。戀。在。這。地。方。不。但。對。不。住。你。們。少。奶。奶。而。且。對。不。住。我。自。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高。貴。想。了。想。說。道。這。十。多。塊。錢。祇。穀。買。主。僕。的。車。票。其。餘。一。路。上。的。盤。費。又。在。那。裏。設。法。呢。錦。春。道。那。些。且。不。管。他。便。是。乞。化。回。去。我。都。願。意。……說。着。那。眼。淚。便。直。淌。下。來。高。貴。也。無。話。可。說。只。得。跑。向。廚。房。裏。燒。了。一。鍋。水。送。進。來。給。錦。春。盥。洗。錦。春。早。偪。着。珠。兒。打。疊。行。李。也。不。通。知。面。淨。悄。悄。的。打。從。寺。門。出。去。空。空。洞。洞。的。也。沒。瞧。見。人。

影子到了車站時候還早。錦春便在道旁揀了一座小茶社兒。吃了些點心。少停火車已到。他們便上了車。風馳電掣一路走了。徐俊珍當夜別了錦春。回去心裏十分暢快。知道錦春這番又得了巨款。自己若實可以沾點油水。略睡了一晚。清早起身便跑至王。大金玉那裏來同錦春會面。不防撲了個空。王。大金玉告訴他昨夜情形。他還有些待信不信。放心不下。益發坐了車子。趕入江楓寺來聽見和尚說袁大少已經返里。嚇得徐俊珍伸出舌頭縮不進去。向和尚詢問。和尚又不肯說出被竊的話。直弄得徐俊珍茫無所措。又猜不出爲甚緣故。後來被王。大金玉得了消息。那一晚兩檯酒席硬生生逼着徐俊珍替他還錢。只恨得徐俊珍咬牙切齒。大罵錦春混帳。這且不在話下。再說錦春悶懨懨的上了火車。却喜火車上客人不多。他們坐的雖是三等車子。地位却還寬綽。錦春倚在窗子旁邊。沿途風景却也無心瀏覽。因爲一夜不曾睡覺。轉朦朧的將眼閉得下來。不知走了多少路。那車子忽的停了一時。叫賣的聲音嘈嘈雜雜。

錦春兀自驚醒揉了揉眼睛。却好對面便坐着一個少年男子。渾身穿着西裝。衣服攤了一本書。捧在手裏。觀看高貴。當時買了好些茶葉雞蛋。捧至錦春面前。剛待坐下。那車子重行又開。駛起來。高貴見錦春有些沒精打采。便搭訕說道。那和尚委實討厭。簡直不像是佛門弟子。可惜少爺不去追究。包管這賊不是別人。定然便是那個禿驢。錦春嘆道。這個我豈有不知的道理。無如我歸心甚急。刻不容緩。誰有工夫再去問他。打這沒頭官司。你還不知道那禿廝的把戲。正多呢。不但尿壺燉肉。背地裏瞞着人吃葷。而且又在外邊姘識婆娘。無所不至。後來那婆娘死了。剩下一個無賴的哥子。不久還跑來同那和尚姐夫糾纏……說着。便一五一十將那樊廚子的怪狀。兒形容着。給高貴瞧看。其時車裏的人。倒有一大半悶坐無聊。聽見錦春說這樣笑話。真個比那唱鼓兒詞的還覺得有趣。大家都仰頭扭頸。在旁邊靜聽。錦春說到那樊廚子裝做女人模樣。衆人無不哈哈大笑。便是那個西裝少年也笑起來。將書本子擱過一旁。只

目不轉睛的向錦春上下打量。錦春又笑道：「我一時看下去，還拿出幾百銅錢打發了那樊廚子，免得他們糾葛不清……」說到這裏，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將那樊廚子帶入我的臥室。他那一雙眼睛，登時不住的東張西望，簡直與活賊無異。可想而知，昨夜被竊，一定是那活賊悄悄瞧着後面土牆……」（過後揣測，在錦春定有這種疑惑。）錦春話未說完，那個高貴懜了懜，突然問道：「大少，適才說那姓樊的是個五短身材，臉上一臉的楊梅瘡，癢可是不是？」錦春詫異道：「你怎麼看見過他？」他打那一次出廟之後，擁共不曾見他影子。進門高貴將手一拍，躁腳說道：「完了，完了，無怪大少着了他們道兒了。大少爺，你此時還朦在鼓裏呢！你知道，那人是誰？原來便是他廟裏打雜的伙夫劉二。另外還有一個叫小馬的單管替他們挑水。我第一天押着行李入廟，在山門裏面便碰見他。早間到廚房裏去替大少拾水，也是那劉二遞給我的。甚麼樊廚子不樊廚子，一概都是假話。分明是那和尚串成一氣，想來騙大少。」

的。昨。夜。的。竊。案。不。是。那。劉。二。幹。的。是。誰。咳。大。少。若。是。早。告。訴。小。的。小。的。早。經。戳。破。他。們。紙。老。虎。也。等。不。到。這。時。候。白。在。這。裏。着。急。（在。高。貴。又。如。此。着。想。讀。者。鮮。不。謂。十。得。八。九。矣。誰。知。却。又。不。然。真。是。玄。之。又。玄。）珠。兒。也。笑。起。來。說。真。是。的。呢。我。好。幾。次。見。了。他。只。做。鬼。臉。子。對。我。發。笑。我。一。時。就。想。不。起。來。覺。得。那。一。天。他。裝。做。樊。榭。子。時。候。眼。眶。子。旁。邊。有。兩。道。黑。圈。子。的。後。來。便。沒。有。了。錦。春。啐。了。珠。兒。一。口。罵。道。糊。塗。蛋。呀。那。黑。墨。圈。兒。是。用。黑。墨。塗。着。並。不。是。生。就。的。你。既。瞧。出。這。破。綻。爲。何。不。跑。來。告。訴。我。這。會。子。在。這。裏。說。風。涼。話。兒。有。甚。麼。益。處。呢。……一。頓。話。又。說。得。衆。人。哈。哈。大。笑。珠。兒。被。罵。得。不。敢。開。口。只。咕。囁。着。嘴。低。低。說。道。告。訴。你。呢。你。得。了。銀。子。倒。忙。着。向。王。大。金。玉。那。裏。吃。酒。去。了。有。話。也。沒。有。告。訴。你。的。當。兒。……錦。春。這。時。候。越。想。越。氣。真。是。忿。不。可。遏。又。聽。見。珠。兒。在。旁。邊。辯。嘴。不。覺。急。得。跳。起。身。子。只。顧。按。着。珠。兒。的。腦。袋。鑿。暴。栗。子。鑿。得。那。珠。兒。辯。猪。也。似。的。喊。叫。那。西。裝。少。年。看。不。過。去。忙。近。前。勸。錦。春。道。事。已。過。去。先。生。儘。

管鑿他又有甚麼益處高貴也來扯着錦春的手珠兒早躲得遠遠的正開着那車子已抵鎮江碼頭乘客紛紛下車高貴也攆撥攆什物同錦春珠兒一齊跳至平地那少年也提着一個極大皮包先自走了錦春因爲腿脚不便好容易挨了一箭多路出了車站高貴正待去喚轎子不防人叢裏走出那個西裝少年將錦春衣服扯了扯說先生借一步說話錦春在車子上已同那少年廝熟便命珠兒站在這裏看守什物自家便隨那少年走了幾步那少年忽然轉身笑道先生此去宿遷水陸程途還有好幾日耽擱瞧先生適才情形可想一切用度不甚充足兄弟這裏有好幾百元不妨權借給先生拿去使用倘若不穀借這皮包裏還有些衣服珍物一併都交給先生罷……說着便將那個大皮包兒拾至錦春面前轉身就走這一番舉動早將錦春嚇得怔住了暗想今日社會上那裏有這樣好人不是感激涕零一把要去扯那少年說道萍水相逢荷承厚賜還祈先生留下名姓以便日後重重酬報那少年笑道些小通

融朋友常事何消提及酬報的話我此刻是另有要事不能多時耽擱先生好自爲之我們相會有日……說完這話只見他一扭身子早擠入人叢裏連影子都瞧不見了錦春趕他不上只得呆呆望着身邊這皮包發怔却好高貴已經趕來錦春略略說了幾句高貴好生歡喜笑道這也是少爺的造化無故的有人調濟我們且不管他大少便請上轎罷今天權在大觀樓暫住一住清江長班輪船不久想要快到了說畢提着皮包嘻天哈地隨着錦春轎子率同珠兒一路向大觀樓去了第一個是珠兒忙得高興趁高貴替他們少爺檢點行李他早順手將那皮包打開果然在裏面抽出一大包洋錢數了一數却是三百四十四元四角六分錦春低頭拾起一件衣服不由嚇了一跳分明是自家的。那件松灰湖縐長夾衫兒再將其餘的衣服打開一望全係前月質當在典鋪裏的便是那一枚金練小表依舊文風不動的擱在旁邊錦春拍手喊道捉賊捉賊高貴不知頭路掉着脖子驚問道賊在那裏了錦春急道適才下了火

車碰見的。那個西裝少年，他便是賊。你去想想，我的質當票子全都放在枕邊，已被賊人偷竊去了。這少年如若沒有當票，這些衣服什物又從何而來？這賊不是他是誰？可惜白白將他放得走了。高貴笑道：「我勸少爺息一息怒，罷像這樣好賊，那裏也挑選不出一個他偷了少爺重行還給少爺。我們應該感激他的用意了。」錦春揸着指頭想道：「哎呀，這真奇極了！你在先交給我的不是五百八十四元四角六分，我的金表當了五十衣服當了一百二十五連兩個月的利息計算起來，應該一百八十二元，除得我給徐少爺五十元以外，此時身邊還剩得十二元。這三百四十四元四角六分分明全行交還我了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倒難爲他替我贖當跑了一趟……說着又哈哈大笑起來。（活畫出一個不知世事輕重的少年）高貴又道：「少爺可曾將那少年認清楚了？敢莫便是那個圓淨和尚過意不去，特地跑來還給少爺也未可知。（還設疑陣，